

小帅的专职司机

◆ 张逸楠

小帅是富二代,刚升高一,家住在玫瑰花园,最高档的小区,离学校十分近,小帅每天打的上学放学。刚开学,连着两天,小帅都打电话让一个姓刘的出租车司机接送。刘师傅十分准时,态度和蔼。小帅高兴地说:“刘师傅,以后你就当我的专职司机吧,我给你开工资。”刘师傅笑而不语。谁知,第二天清早,刘师傅打电话给小帅:“不好意思,以后我要去别的地方跑车了,不能再来接你。”小帅也没放在心上,反正出租车司机很多。之后,小帅又找了个专职司机,每天接送自己。

就这样,一个星期过去了。这天傍晚,小帅刚走出校门,看见一辆熟悉的出租车。这不是刘师傅吗?他让专职司机等一下,悄悄走近一看,此时,刘师傅正跟车上一个穿校服的男生聊天。那男生白白净净的,右脸颊有颗很大的黑痣。小帅想看个究竟,突然,刘师傅开车走了。

小帅很诧异:“他不是去别的地方做生意了吗,怎么还在这里?”小帅掏出手机,拨通刘师傅的电话:“刘师傅?你在哪里啊?有空来接我吗?”电话那头,刘师傅乐呵呵地说:“小帅啊!不好意思,我在外地呢,等空了再说。”说罢,匆匆挂了电话。小帅气愤不已,难道嫌我给的包车费少?嫌少就说啊。小帅越想越气,打了出租车公司的投诉电话,说刘师傅拒载。电话那头,工作人员表示一定给他一个交代。如情况属实,他们会严肃处理。小帅的心情一下子好

了起来。

三天后,小帅放学早了点,专职司机还在路上。小帅又遇见了那个脸上长黑痣男生。奇怪的是,他拄着拐杖。原来,他的左腿有残疾。男生正站在门口,不停朝远处张望。小帅心中的谜团还没解开,走了过去,佯装关心地问:“同学,你腿不方便,要不要我送你回家?”男生微笑着说:“没事,待会有个出租车司机来接我的,还是免费的呢!”小帅愣住了:难道,刘师傅没被处罚?小帅又问:“那师傅每天来接你么?”男生摇了摇头说:“之前,是一个姓刘的师傅每天接送,可三天前,他突然打电话给我,说这几天有事,让他同事帮着接一下。”

小帅恍然大悟,一定是因为自己打了投诉电话,刘师傅被处分,出租车停运了。想到这,小帅羞愧不已:刘师傅在做好事,我还打电话投诉他,太不应该了。见小帅不停盯着自己的左腿,男生笑了:“是车祸,左腿截肢了。”小帅涨红脸:“对不起,勾起你的伤心事。”男生坦然地说:“没事,都过去了,我必须面对现实。现在,我装了假肢,正努力恢复。等腿好一点,我就自己上学放学,不能一直麻烦别人啊。”

说话间,接男生的出租车来了,小帅和他匆匆道别,又拨通了出租车公司的电话:“你好,我是之前投诉刘师傅的那个学生……”电话中,小帅将刘师傅义务接送残疾学生的事详细说了一遍,并表达了自己的

歉意,他恳求出租车公司撤销处罚。

接着,小帅拨通了刘师傅的电话:“我是小帅,真对不起……”刘师傅憨厚地笑了:“没事,是我拒载在先。”小帅疑惑地问:“可你为什么不同我说出真相?我不会怪你的。”刘师傅叹了口气:“小帅,其实,我不让你坐车是有原因的。刚开始,我以为你只是临时打车的,毕竟你家离学校太近了。想不到,你要我当专职司机。那天,我一路开车送你回家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回家吧,我想了又想,觉得自己在做一件错事,纵容了你的惰性。”小帅不说话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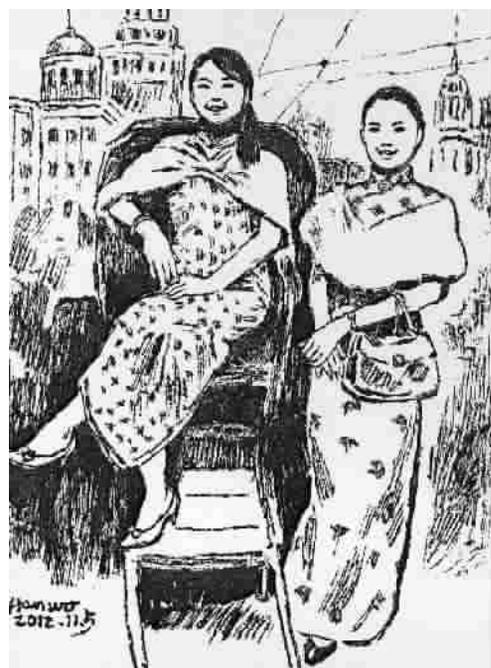
刘师傅接着说:“以前,我是个乡下苦孩子,像你那么大时,我独自来城里闯荡。刚开始,我一无所有,靠着一股子韧劲儿,每天起早贪黑,在城里扎下了根。”听着听着,小帅的脸红了。刘师傅继续说:“真的,我不想害你,更不想让自己难受,就找了个借口,不做你的生意。刚巧,我得知有个男生腿脚不便,决定免费接送他上学放学,没想到被你看见了。其实,每个人的路,是靠自己一步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,那样的人生才最踏实……”

打那以后,小帅再也不打的上学放学了。同时,他还努力说服那帮富二代的朋友,改掉铺张浪费的坏习惯,走好自己的路。

(“青春励志故事”征文优秀作品选登)



新上海·角落头



发黄的照片

上海照相业新开设了一种业务,设置一些旧上海的布景和服装,让一些外地来的游客和80后、90后的年轻人留一张“怀旧照”。图中这两位从外地来上海打工的女青年,对老上海充满憧憬和遐想。她们换上旗袍,摆好姿势,坐上黄包车,在大世界的布景前“咔嚓”。她们也许从电视剧里看过老上海的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,也似乎读过一点有关不夜城风情的书,就以旧上海到处都是风花雪月和十里洋场,却不知旧上海的黑暗和苦难。

大概只有百分之二的上海人,解放前的日子是好过的,大多数人家常为一日三餐发愁。如今有人怀念上海的阳春面,其实阳春面无非是一点猪油一点葱花罢了,却美其名曰阳春白雪。我到10岁时还不会看钟,因为我童年失学,又因为家里穷得没有钟,大人要知道时间就叫我上3楼人家去问钟。那天3楼人家有位阿婆在,她也不识钟,就说:“老五,你自己进来看看吧。”我硬着头皮进去,胡乱看了一下。这件事一直没忘,是童年的一个耻辱。

韩伍 图/文

买新车 ◆ 王加月

前不久,我买了一辆新车,当我把这个好消息打电话告诉老丈人时,他显得倒很平静:“我昨天就知道了,你儿子已经打过电话了,不过我得提醒你,注意安全,千万别给我出什么乱子。”

感觉老丈人不太对劲,我立即驱车赶到他家,想探个究竟,再则风光风光。丈母娘拉过我,还四处看了看,神秘地问:“有没有人发现你?”我疑惑不解地看着丈母娘。这时,老丈人来了,劈头盖脸地问我:“买什么车不好,偏要买辆黑车?”

我忙赔笑:“黑车好啊,大气着呢!好多人都买黑车。”老丈人满脸惊讶:“什么?犯法的车还有很多人买?是不是疯了?”我一听,知道老丈人弄错了:“不是黑车,是黑色的车。”

老丈人这才转怒为喜:“原来是黑色的车啊,这外孙也说不清楚,害得我一夜都没睡好。”



【结账】

一顾客在餐厅用餐。服务员送上账单时,他摸了摸口袋,假装惊慌失措:“我的钱包不见了。”于是,服务员把他带到门口,大声命令:“蹲下。”然后用力一脚,把他踢到门外。这时,另一张桌上的一个顾客,走到门口,同样蹲下来,回头对服务员说:“结账。”

【富有】

电视相亲节目现场,主持人:“请新上场的女嘉宾谈一下自己的择偶标准。”女嘉宾:“我心目中的那个他,应该富有同情心,富有上进心,富有责任心,富有包容心……”主持人:“能再简洁一点吗?”女嘉宾:“哦,他应该富有。”



报案 ◆ 梁刚

吃完夜宵,兜里仅剩12元,吴途心里极不安。他叹了一口气,回去睡还早,才23点20分。他抬眼瞅一眼对面的烟酒店,门还没关,守店小妹独自一人。那个小妹肯定无聊,要不过去跟她吹吹牛?他准备穿过马路,但他的手这时刚好触及兜里的零钱,一个声音旋即掠过他的心底:就剩这点钱了,明天咋过?要不抢了那个小店!也许那一桶金就在那里。他的眼前猛一亮。

当吴途再次出现在小店门前时,装束已有了局部改变。头上戴了顶帽子,面蒙口罩遮住了他大部分脸。他举着仿真手枪,冲进小店,大喝一声:把钱交出来!他感觉自己的声音充满张力,守店小妹被吓了一跳,脸色顿时白了,开始狂喊,声音无比尖利:王先生!王先生!

紧接着是一阵急促的下梯声音,吴途抬头看见一个男人出现在门后,他下意识把枪口一歪,对准了男人。男人非常冷静,指着吴途背后,大声说:这里的监控跟110联网,你敢在这动手,110两分钟就来了。吴途回头,监控器果然就在身后,他顿时蒙了,突然扭身逃离了小店。

一分钱没抢到,却被监控拍了下来!怎么办?吴途逃出一段距离后就停下来想。他想要在短时间内理出个头绪,他才20岁,不甘心就此毁了自己。从农村出来,到城市打工,他有梦想,希望像无数成功人士一样,不仅求温饱,还必须精彩走一回。但一念之差,他把自己逼上了绝路。逃是逃不掉的。现在最安全的地方在哪?常言道: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,如今公安局应该是最安全的,我就到公安局去报案,说自己遭抢劫了。吴途被自己的异想天开吓了一跳,随后兀自笑起来。

在小店抢劫案发一个多小时后,吴途到公安局报案。称他刚遭遇了一起持枪抢劫案。他说自己刚刚

走在马路上,突然被人用枪抵住后背,歹徒随后抢走了现金、手机和其他财物。他还详细描述了匪徒的身体特征和衣着。

两小时内居然发生两起抢劫!接报民警十分吃惊:两起案件的发生时间和地点这么接近,被害人对歹徒体貌特征的描述也十分一致。基本可以断定,犯罪嫌疑人是同一人。民警说完之后,看了吴途一眼。

吴途的心里顿时咯噔一下,他下意识扭过头去。然而这个细节没能逃过民警的眼睛:这个吴途对犯罪嫌疑人的描述非常详细,从口音判断地域,到穿什么颜色衣服,甚至是头上的帽子都描述得一清二楚。而且……警察突然觉得那个描述中的人与吴途十分像。民警拿起电话说,小谢,把那个小店受害人叫进来。吴途听了一阵恐慌,脸顿时煞白。怎么啦?哪不舒服了?民警问。

我……吴途未及回答,手机响了起来。他赶紧掏出手机接听,以此掩饰惊慌。警察突然问:你被抢的手机怎么在你自己手里?吴途吓了一跳,“叭”地一声,手机掉地上了。他赶紧去捡,却被民警抢先捡起,并严肃地问:说实话,到底怎么回事?这时,另一名民警进来,轻声嘀咕了几句。听完低语,民警扭头说:小店女孩已经认出你了,犯罪嫌疑人居然冒充受害人。说实话,到底怎么回事?

我确实被抢劫了,吴途坚持。再说一遍,到底谁抢了谁!还来报案。民警黑着脸猛拍桌子吼。

吴途歇斯底里地叫道:我的青春被抢劫了,我的梦想被抢劫了!我就是来报案!说完他就号啕大哭起来。民警听了一愣,他没想到吴途会这么说,心不由地一沉。

(本故事由《文学报·手机小说报》推荐)



扛水 ◆ 刘小兵

大伟办公室原只有大伟一人,惬意的很,也没人管,扛水,打扫卫生,自己说了算。这样的默契,在半年后被打破。半年前,大伟办公室来了个大学生,姓姜。一开始,小伙子表现得积极主动,对人也有礼貌,总老师长,老师短的叫。工作上更没得说,为早日学到新知识,掌握新本领,常加班加点,无怨无悔。工作之余,拖地、扛水、打扫卫生,常抢着做。大伟很感动,也很喜欢他,遂悉心把多年所学,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小姜。小姜领悟力强,加之努力,很快就能独立上岗了,薪水也提了上来。

一次,领导到外面参加一个交流会回来,也想学别的领导样,用PPT格式向上级汇报。领导要大伟一个星期拿出来,这让大伟犯难了,以前都是按领导意思,打印出来,交领导审阅,可现在领导的要求变了……大伟只得硬着头皮上,边翻书边钻研,不料中途碰到“拦路虎”,卡了壳。眼看领导规定的时间已所剩无几,小姜看大伟脸色不对,问明情况后,三下五除二,当天就把所有问题全解决了。

第二天,大伟正埋首坐在办公室电脑桌前浏览网页,冷不防,背后传来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:“大伟哥!”大伟回头一看,正是小姜,大伟当时心里有些不快,但转面一想,称谓只是一个符号,没必要看

得那么太重。

此后,小姜就经常大伟哥长、大伟哥短地称呼大伟,称谓的变化也带来了环境的变化,办公室里慢慢有了灰尘,桌椅也不再像以往那么光亮。一次,大伟扑在电脑前给领导赶一个材料,写得兴起时,端起茶杯想喝口水,却发现杯里没水,走到饮水机前,压下开关,发现矿泉水桶里早已空空如也。大伟想喊小姜到劳资员办公室去扛桶水,望一眼小姜的座位,早已人去位空。大伟只得自己去扛水。

再以后,大伟又渐渐发现一个怪的现象,每到星期一早上大扫除时间,小姜总是借口路上堵车,要么就是推说头疼脑热,或者干脆报个到,就跟大伟玩起了“躲猫猫”。这天是星期一,一上班,大伟早早守候在办公室,等小姜,好发动他一起搞卫生,左等右等,小姜不见了,大伟这下来气了,拎着抹布,逐栋办公楼去寻找。刚走到处长办公室外,大伟迎面与小姜撞个正着,小姜抱着一桶矿泉水,朝大伟尴尬地一笑,然后,径直往处长办公室走去……

半年后,小姜取代大伟,成了主管,大伟成了小姜手下的兵。小姜把扛水作为一项规定任务,写进大伟工作职责,并纳入月度考核……

